

成都突圍痛定思痛之四：

從黑暗到光明

盛文

——人心思漢暴政必亡！

押回成都你敢去嗎

共黨佈下了天羅地網，以為他們一定逮得到我，亦即他們所謂的劊子手盛文，然而，當我在彭山公義場，果然被鄉公所扣留，當我聲聲反質那位陳鄉長時，該鄉長却不回答我。他唯有站在門口，吩咐那位穿學生裝的青年，叫他去通知某人某人，即刻前來茶館開會。他說話時，我的心裏有一點忐忑不寧。因為聽陳鄉長的口氣，彷彿他召來開會的那些人之中，可能有人指認得出我是盛文。我在暗中警惕自己，神色之間務須保持泰然自若，不可令他加深疑竇。事已至此，唯有緊急關頭臨機應變而已。究竟能否逃得過這一關，那就祇有天知道。

天色在漸漸的暗下來，茶館店堂裏已燈火通明。我又是兩餐未食，倒並不覺得餓，心中唯有

煩悶與焦灼。八點多鐘了，被陳鄉長召來開會的人陸續到齊，我從木板縫裏東張西望，與會者約有十二三人，喜在不會見到一張熟面孔。可是曾經見到過我，而為我所不識的人未免太多太多，焉知我不會被其中之一認出來呢？想到這裏，不禁憂心忡忡。

開會時，由陳鄉長主席，他首先提出報告，開頭便說：「今天下午我們逮到了一個可疑份子。跟毛主席（按指毛酋澤東）、劉主席（當然係指劉文輝了）所通緝的國民黨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很相像。」他從衣袋中取出毛劉的通緝告示，自言自語般兩相對照的說：「盛文是湖南長沙人，這人說的正是長沙口音。盛文身材瘦長，這人也瘦長個子。盛文是近視眼，這人雖說沒有戴眼鏡，但是他的鼻樑、兩鬢都有眼鏡痕跡。唯一的差別是通緝令上說盛文年約四十左右，這人看

起來比較老些。兄弟因為無法確定，所以請各位來看個究竟，商議商議。」

托天之幸，前來開會的人對於看我盛文不生興趣，他們經過了一陣商議，決定推派那位穿學生裝的青年，再來向我進行盤問。我等他一進門來，便將先已編好的一套故事，和盤托出。因為我在成都時曾見打銅街上（鄧錫侯的第九十五軍黃部三千餘人駐打銅街一帶，十二月十四日夜，我奉令將該部繳械，所以對此街印象頗深。）多家經售湖南土布的商店。其中有一家招牌「裕新」，所以我說：

「我在成都打銅街，開設裕新布莊多年，附近街坊，都認得我。先生你若到過成都，可能也會看到過小號的招牌。這一次成都打仗，打銅街挨了不少砲彈，我那間小號也連帶的遭了殃，全部燬於砲火。所以我趁此機會做個結束，準備回

一趟家鄉，等過了年再辦些貨色來。但是因為成渝公路不通，我家有八十九歲的老母，先已接到了信曉得我要回去。唯恐老母親聽說成都戰事激烈而為我着急，我就改從新津、彭山、嘉定、重慶轉往長沙。沒想到在新津遭了散兵的搶劫，行李盤纏給搶光了。剛才我隔着板壁聽陳鄉長說我像盛文，那盛文是大官，堂堂的防衛總司令。我却是個小商人，當然不可能有機會見得到他。盛文長相如何我一無所知。你們列位之中也許有人見過那位盛將軍，所以我不敢說我跟他不像。不過我又聽到陳鄉長說，列位是因為盛文和我同是湖南長沙人，又同是瘦長個子，方始對我起疑的。你們要知道。湖南長沙人口有一百多萬，瘦長個子正不知有多少，難道說所有長沙的瘦長個子都是盛文嗎？再則，陳鄉長說盛文近視我臉上也有眼鏡印，其實我並非近視而是老花，那有近視眼會變成老花的呢？此外陳鄉長說盛文年在四上下，我今年虛度六十二歲，年紀差了那麼一大截，我怎麼會是盛文咧！」

一席話，連說帶辯，使得那青年人益發捉摸不定了。見他沉吟，我便把握機會攀摯交情，反問他的尊姓大名和「在那裏發財」？他倒據實相告的答道：

「我叫郭仕勛，現在四川大學肄業。」

我登時表示高興，特意誑他一誑，我說：「那真是太湊巧了！我有個小兒也在川大習醫，剛在成都打仗以前，趁寒假期間回長沙省親陪他祖母去了。他叫陳某某，郭同學你可認識他麼？」

袍哥大爺上碧下成

事實上並無陳某某其人，郭仕勛當然不認得，他搖搖頭，却是已經被我唬得疑信參半了。不過他也够精明厲害，反手回敬我一記回馬槍，再唬了我一下，他說：

「我們想把陳老先生送到成都，查個明白。陳老先生你敢去嗎？」

我明曉得他是在虛聲恫嚇，詐我一詐，因而也就坦然的笑着回答：

「那有什麼不敢？祇不過方才我先已說過，我在成都戰火將起的時候寫過信回家，稟告我八十九歲的老母親，說我至遲在陰曆年關之前趕回家去過年。所以此刻我正歸心似箭，就怕我就擱行程，會使我老母親誤以為成都打仗時期我出了事，風燭殘年的老人家那經得起這麼大的驚嚇？萬一八十九歲的老人家有個三長兩短，那我這不孝之罪便百身莫贖了。郭同學，你說我這話可對？」

他居然點了點頭，却是顯然仍在首鼠兩端，一時委決不下我這一套說詞是真或假？因此接下來他便改採疲勞轟炸方式，時而問話，時而聊天。在他固然或則旁敲側擊，或則單刀直入，使盡了全身解數。而我也由於性命攸關，不敢一時鬆懈，由此露出破綻。雙方爾虞我詐，勾心鬪角，居然持續了將近兩個鐘頭。我雖然又餓又渴，不勝其「煩」，但是跟這未出大學校門的小子鬪智，自信還不至於輸他。終於，郭仕勛認定了再問下去也不會有結果，他自甘放棄努力。因此他回

到會議席上去作報告：仍還是無法確定，我究竟是否盛文？

我以為這一關也許便如此這般順利得過了。詎料，會議席上突然有一位老者自告奮勇，他聲若洪鐘，站起身來邊走邊說：

「待我前去查查看！」

這位老者可不簡單了，我從板壁縫裏窺見他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額下有三絡長鬚。手持一根偌粗偌長的旱煙袋，巴嗞巴嗞的邊走邊吸，邁着外八字步，大搖大擺的走進小屋裏來。一見面，他便自我介紹的道：

「我乃李大爺，上碧下成，本地人氏，今年七十四歲了！我曾出門在外四十多年，三江兩湖下江的那些大碼頭我都到過。在你們長沙也會經住過幾個月。湖南人裏面我收得不少的徒弟徒孫。你究竟是什麼人？不妨跟我明講！現在我們要逮的是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，只要你不是盛文的話，那就不生關係。前些時還有胡宗南部隊裏的幾位團長、營長，打我們場上經過，我們還送了盤纏呢，這下你總該放心了吧，你儘管跟我直話直說，我斷乎不叫你為難！」

毫無疑問的，他是一位字號很響亮的所謂袍哥大爺。四川袍哥，又稱漢流，原是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，富於革命精神，弟兄遍佈川中各地，勢力相當的大。得此機會，我雅不欲輕易放過，便裝着久聞大名，十分欣幸的神情，回答他說：「原來是李大爺啊，久仰久仰。在下姓陳，在成都經營土布生意，前後二十多年了，也常來新津、彭山一帶販賣貨物。早就聽說李大爺的大

名，祇恨無緣識判，今日一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「豈敢，豈敢，」李大爺笑嘻嘻的，上下打量我一眼，再開口時，便改成了他們同道中人的稱呼，他說：「嗯，陳大爺，請你放心，我負責跟他們說明，明天一早就送你上路。」

我大喜過望連忙向他道謝，雙手一抱拳說：

「多謝多謝，一切仰仗李大爺開照了。」

李大爺也向我拱手為禮，旋即轉身離去。他

走到店堂，便提高了聲音說：

「我這輩子見過的人物多了，這位陳大爺確實是個做生意的，那裏是什麼盛總司令？過路行商，我們怎可以張冠李戴，故意留難？」

於是那位陳鄉長立刻就解釋的說：

「李大爺，並不是我故意留難過路行商，實在是這位陳大爺太像上頭通緝的盛總司令了。假使不查問一下，走脫了要犯，我怎負得起這大的責任。」

反要求開一張路條

然而，李大爺一旦開了腔，支持他此一說法的人可就多了，一位老者緊跟着就說：

「李大爺說得一點也不錯，我看這位陳大爺面貌忠厚，是個生意買賣人的模樣，絕對不是什麼盛總司令，臘月天了，年關已到，我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還是早早把他放了吧。」

斯語一出，又有幾位老者的聲音，紛起附和。陳鄉長在眾人催迫之下，無可奈何，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轉而要求與會人士說：

「各位的意思一定要放他走，我也只好照辦。就是二天萬一出事，我們大家都要負責的啊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」李大爺慨然的拍胸道：「有事我們大家負責就是，此刻夜深了，我們散會，明天一早再來當眾放他走。」

臨散會，李大爺又走進小屋來看一趟，親切的叮嚀我一聲：

「現在已經是陽曆年初一清晨兩點鐘了，陳大爺你放心安歇，明天一早我會再來的。」

再度向他道過了謝，送他走出房門口，我趁勢四下探望，店堂裏開會的那些人全都散了，但卻還有兩名槍兵在門外看守。

回到小房，思潮起伏，澈夜不能成眠。能否逃出鬼門關？還要到明天一早方可知曉。

三十九年元旦上午七點多鐘，一大羣人擁進了小茶館，李大爺親自前來邀我回到店堂上，由一位郭老先生代表眾人發言，他說：

「陳老板，這一次委屈你了，非常抱歉。你也知道這並不是陳鄉長在有意跟你為難，總之事出誤會，昨天已經由李大爺解釋清楚，希望陳老板莫再記在心上。今天是陽曆元旦，陰曆臘月初六了，陳老板能在敝處多耍幾天，我們很歡迎。如果急於趕回府上過年，那我們也不便強留，總之一切聽陳老板自便。」

我的一顆心，這才踏踏實實的放了下來，我先向在場諸人拱手道謝，然後答道：

「承蒙諸位抬愛，在下心裏十分感激。年關在即，委實不敢多留，免得我老母親倚閭盼望，

可以的話我想，此刻就動身回家。」

眾人異口同聲的回答我說：

「可以可以，陳老板，你想動身的話，此刻便請，免得耽擱了你的行程。」

我方又道謝，那位郭老先生，卻把他手中沈甸甸的一個手巾包，遞到了我的手上，語音懇摯的說：

「陳老板，你遭了搶，手邊一定不便，回湖南的路程還遠。這裏有五十塊現洋，是我們這些人的一點小意思，請你留下作為盤纏。」

捧着那一包銀洋在手上，我真是百感交集，但恨自己圖報無門，因而我說：

「承蒙各位厚愛，又大大的破費，陳某感激不盡。這筆盤纏如今我只有告聲慚愧，暫且拜領。來日平安無事的回到了家，我一定儘可能的設法奉還。」

當他們正在回答我：「好說，好說」，「這一點點小意思，還說什麼奉不奉還呢」，這時候我驀的想起了一件事，並不是我得隴望蜀，貪得無厭，實在是我在毛酋和劉文輝電影圖形，緹騎四出的緊急情況下，處境太危險了，因此我向他們情商的說：

「經過昨天的這一樁事，在下很有點耽心路程遙遠，唯恐途中還有什麼波折，再像昨天一樣的發生誤會。是不是可以請各位幫忙幫到底，由鄉公所打張路條給我，必要的時候，作個身份的證明？」

我的話剛說完，那位名叫陳志安的鄉長，便忙不贏的拒絕了，他說：

「路條不能開。假使在旁的地方查出了陳老板就是盛總司令，我們怎負得起這大的責任！」

派郭隊長送到彭山

碰了他一個釘子，我正尷尬，想不到那位郭老先生竟會挺身而出，仗義執言，他道貌岸然的說：

「我們公義場上的人，立身處世不可忘記『公義』二字，今天我們不但應該把陳老板送出公義場，還要設法幫忙他平安回家。既然查明白了他不是盛總司令，那就該打這張路條給他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四週圍的人全都隨聲附和，紛紛代我要求陳隊長，馬上打張路條給我。這時候，又有李大爺備加關懷的問：

「陳老闆，我聽說昨天鄉公所扣留你的時候，曾經朝天開了一槍，把你同行的幾個人給驚嚇散了，你同行共有幾個人，不妨告訴陳隊長，請他給你在路條上寫明白，免得臨時又生麻煩。」

這一問，何啻天從人願，意外之喜。於是我忙不迭的答他說：

「實不相瞞，在下，還有一小兒和一名同鄉店伙同行，昨天聽到槍聲，因為我們路上遭過了搶，他們嚇得先逃走了。此刻祇怕還在前站等我，我還得趕緊尋了去，路條上，就勞煩陳隊長開五口人吧。」

李大爺他們，登時就逼着陳隊長打路條，陳隊長獨木難支，拘不過眾人，只好勉強照辦。他走到一張桌子旁邊，坐下來，打了如下的一張路條：

「茲有湖南布商陳少華等五人，回長沙原籍，經本會（按鄉公所自元旦起改為解放委員會，但人員依舊）查明確實，請沿途軍警查驗放行。」

接過了路條，我不禁心花怒放，欣喜非凡。有此一條在手，不但將在沿途化解我的重重危險，而且，連羅庚南羅副參謀長的問題，也連帶為之解決，否則，問關萬里，勢必阻得重重，且身無分文，也勢必沿門托鉢了！因此一扣，倒解決了兩大難題，誰謂天公不湊美耶？

我向公義場的公義人士再三稱謝，長揖而別。可是，將邁步時李大爺又拉住了我，方自一驚，原來他又是一番好意，眼見我身上的衣服破舊單薄，又復不倫不類，他特地送了我一件棉袍，一頂瓜皮帽，一雙布鞋，請我當眾穿上。除此以外，他還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，囑我抵達樂山時，去見一位周大爺，周大爺自會照料我的一切。

換上衣帽，拿了李大爺的介紹信，我再度致謝告辭，李大爺和郭、劉兩位老者，冒着料峭寒風，親自送我到街口。一片盛情，使我感激涕零。郭老先生還和我緊緊的握手，溫語安慰我道：

「陳老板，你放心，此去一定逢凶化吉，平安到府。我跟劉老者都是嚮信佛的，我們自會祈求神佛一路上保佑你。你遇到了什麼困難，只要默唸『南無天然太保阿彌陀佛』，必定順利得過。」

我誠心誠意的向三位老者說：「三位老先生的大恩大德，倘我陳某今生無法報答來世定當結草啣環以報！」

「莫說這些話了，李大爺又再叮嚀我道：『

你此去一定要經過彭山縣城；聽說縣城裏昨天到得有一師解放軍，正在嚴密盤查行人，祇怕你很難於通得過，這樣吧，我再派一位郭隊長，帶兩名槍兵，護送你到彭山，那就保險了。」

依依惜別，互道珍重，我遂在郭隊長和兩名自衛隊員的護送之下，離了公義場，步向彭山城。走到了半路上，便一眼瞥見羅副參謀長和衛士劉敦幹，兩個人坐在田廬上發愁，我連忙向他們施眼色，向郭隊長介紹，就說羅副參謀長是我店中伙計，劉敦幹是我兒子，然後一路同行，下午五點多鐘走到了彭山，果然有共軍嚴陣以待，攔路搜查。郭隊長卻一見他們就說：

「我們是公義場解放委員會派來辦案的，他們三個是便衣。」

七十三歲生個娃兒

共軍看到郭隊長和兩名自衛隊員臂章符號齊全，又持有槍械，不虞有他，揮揮手，讓我們進城，輕輕鬆鬆的又過了一關。

郭隊長領我們到一家客棧投宿，因為那家客棧的老闆，是他的把兄弟，彼此介紹的時候，就說我是陳大爺，於是店老闆不但肯收我們的房間錢，還端出酒肉來懇懇款待，使我們心中好生過意不去，然而，這正是尚俠重義的四川袍哥接待方式。

一歇無話，到了元月二日，七點鐘進早餐，又是店老闆請的客。郭隊長和兩名自衛隊員，直把我們送出了彭山縣城，方始握手而別。自此，曉行夜宿，我們開始了從彭山到樂山的那一段路

程。

路上我們談起那日我陷身公義場的種種經過，羅副參謀長和劉敦幹說：當時他們眼見我被扣留，卻以身邊沒有武器，又是個寡不敵衆的局面，因而迫於無奈，只好落荒而走。兩人商議了半天，決定在從公義場到彭山的半路上等候，他們預料公義場上的自衛隊，一定是把我先押解到就近的彭山城，交由彭山共軍處置，所以他們計劃在途中劫下我來，繼續奔向自由，殊不知，我竟會輕而易舉的先離了虎口。

我則向他們細說我在公義場上充滿刺激傳奇，有驚無險的那一夜，對於我當夜的經歷，脫險的過程，實在不容人不起疑。李碧成是西南地北跑碼頭的袍哥大爺，見聞必多，當然懂得察言觀色，揆度神情。他怎會一瞥之餘便十分肯定的指說我不是盛文，不惜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，拍胸脯爲我做保，又和郭、劉兩位老者，送盤纏，贈衣物，逼那位陳鄉長開路條，派郭隊長和兩名槍兵把我送出彭山之外。三位老者待我如此之厚，遠遠超過了拯救落難人的範圍。何況公義場和新建、成都距離都是那麼樣的近，我在兩地駐防的時日不能算少，尤其報紙上還經常刊有照片。照說，李碧成他們是很容易一眼認出我是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的。最低限度也認爲我是國軍高級將領，決不像一個商人。

根據那日情景，再三研判，似乎李碧成和郭、劉兩位老者，其實已經認出來了我是盛文，他們何以會冒偌大危險，既破費而又費事的予我掩護？很可能的，一則是人心思漢，四川同胞對於

國軍官兵永遠保有好感，在生死存亡關頭不惜爲我們冒險犯難，莫讓我們遭了共產黨的毒手。其二，也許是我在成都防衛總司令任內，也曾辦過幾件除暴安良，大快人心的案子，方使三位長者深感他們也該爲我盡一點力，聊表寸心。

自彭山到樂山的一程，步行五天，方始抵達。前後五夜，我回首前塵，內心愁慘，輾轉反側，夜不成寐，祇爲澆愁，我每晚必盡一壺高粱酒，可是，此愁此憾，又幾時方得排遣？

元月六日到了樂山，拿着李碧成李大爺的介紹信，往訪樂山城裏的周大爺。周大爺名甫臣，是一名鐵匠，在一條冷僻的巷子裏開設一爿鐵匠舖。膚色黧黑，鬚髮全白，相映之下，別有一種奇趣，他當年已經七十四歲了，但卻身強力健，精神矍鑠。

展視公義場李大爺的那封介紹信，周大爺非常高興，他立刻送我們一行五人到一家旅館，開好了房間，再請我們上館子喫飯。

席間，周大爺待我們殷勤親切，而且談笑風生，彼此都不拘形跡，他曾酒脫的說：

「我今年七十有四，別個都說我老了。偏是我自己看不出我老在那裏，眼年青小伙子一樣的幹活路不談，就在去年，我堂客（川語妻室）還給我生了個娃兒咧！」

言訖，哄堂大笑。

宋司令官威總司令

談起我們的行止問題，我說：目前我正急於趕回長沙過年。

周大爺便指點我說：

「從樂山到重慶，水陸二路都可以走得。水路經健爲、敘府、瀘州，現時沒得輪船，坐木船的話要走十天。陸路過榮縣、自流井、內江，走路的話，七八天可以到達。一到重慶的時候，就換輪船下宜昌、漢口；再坐火車到長沙，那快得很。」

我便問道：

「這兩條路，以那一條好走些呢？」

周大爺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原先是兩條路都很好走的，而且還有汽車和輪船，又快又穩當。不過自從解放軍來了，聽說各處的道路都不安寧，時常都有攔路打劫的事情，我看，還是我先去打聽個確實，然後陳大爺你再決定，是坐木船好，還是乾脆起旱。」

我唯唯稱是，酒醉飯飽，由周大爺會了眼，又殷殷的把我們送回旅館安歇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周大爺便來約我們去喫早點，自從成都保衛戰展開，睽違已久的油條、燒餅與豆漿，備覺香甜可口。當天周大爺代我們出去四下探聽道路平靖與否，直到入夜方始回來，他告訴我說：

「我打聽過了，還是起旱比較安全些。」

我登時便作了個決定說：

「那我們明天一早就動身，起旱到重慶。」

周大爺很週到，他先已給我們預備下一封介紹信，遞交給我說：

「我有個姪兒，名字叫周順生，在自流井同安客棧當茶房。陳大爺，你們一到自流井，可

以先去找他，叫他幫你們安排一切。」

說罷，他不待我開口道謝，便轉身離去了。元月八日起程，十一日方纔走到自流井，在那川中第一熱鬧碼頭，剛走到街口，就聽到街上行人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說：

「唉，成都的盛總司令，畢竟還是被他們逮到了。」

我聽後不由一怔，拉住了一位路人忙問：

「在那裏被他們逮到了呀！」

「啞，就在那邊，」路人伸手一指的說：「剛才用卡車押解來的，現時還在那邊休息。」

我「哦——」了一聲，心中在想，不知共軍誤將那位霧運當頭的朋友誤作了我，便低聲的跟羅副參謀長和劉敦幹說：

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我邁步當先，埋頭疾走。走到了大街的中段，一眼瞥見正有大隊共軍，嚴密戒備，如臨大敵，守在一家茶館門口，門外街上停得有一輛卡車，我決心冒險上前探看明白，羅副參謀長拉了我一把，我置之不理，坦然的走到卡車旁邊緩步經過。

那位被俘的「盛」總司令當門而坐，眉頭緊皺，面有愠色。一羣共軍軍官環立在他的身後，他面前的那一杯茶還在冒着熱氣。我看清楚他的面貌了，登時感到心如刀割。原來，被共軍所俘的竟是宋司令官希濂。由於盛、宋二字音近，共黨又在傾其全力必欲得我而甘心，西南同胞無不注意目毛魯澤東和劉逆文輝能否如願以償，達到目前的，由於口耳相傳之誤，乃將「宋司令官」，誤

認作盛總司令了。

當時我所經過的地方，距離宋希濂的坐處，不過十步之遙。我已經看清楚了他，他卻不會向我這邊望上一瞥。無可否認，此一情勢相當的危險緊張，因為宋希濂只要一瞥及我時，很可能他會脫口驚呼，只要他喊出一個「盛——」字，即使我够警覺，但在大隊共黨槍兵的包圍之下，我當然沒有逃脫的可能。所以，羅副參謀長和劉敦幹機智的趕緊向前，一左一右，架住了我的雙臂，一面歡聲招呼，一面挽我離開。

再查房間網漏吞舟

我們離開險地，隨即去找周大爺的姪兒周順生。周順生看過了周大爺的介紹信，跟我們一一打過了招呼，一開口，便是一聲浩然長歎：

「唉，盛總司令怎麼會被他們逮到的嘛！」爲了不使「機密」外洩，我也唯有故作憾然，陪他太息良久。周順生頗能以父執之禮待我，替我們在同安客棧開好了房間，伏侍我們一一安歇。別看他不過一個茶房而已，我們居然在他的照料之下，連每夜必查房間的共黨人員都沒碰上。

袍哥組織之嚴密，各地的聯繫，勝過共黨多矣。元月十二日晨，我們再從自流井動身，步行前往內江，周順生一大早上起身相送，居然已經寫好了一封介紹信，囑我們到內江後去找民樂大

廈的蕭茶房。

蕭茶房又使我們平安無事的在內江渡過一夜，他也給我們寫了封介紹信。於是，輾轉抵達重慶時，我們又有恃無恐的前往姜家巷蓋正別墅投宿，在那兒正有一位鄧茶房負責照料我們的一切。總而言之，從公義場起，直到重慶爲止，各地的袍哥弟兄，一般無二在把我視同地位崇高的仁義大爺看待。

當時我已全部換上湖南布商的打扮裝束，身穿大棉袍，肩負小包袱，手執旱煙鍋，規行矩步，臨鏡自照，也難免爲之好笑。

方始以爲自此踏上坦途，可以從重慶鼓輪東下，轉車長沙，衝破鐵幕，直抵自由樂土。偏就在元月十五日晚上，有一名身穿軍服，手執旅客名簿的共軍幹部，聲勢汹汹的敲門，我高聲的問他做什麼，他說他是來查房間的。

我老大不耐，卻是「處在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」，打個手勢，叫內人和小女不必心慌，然後自去打開了房門。那名共軍幹部一見我就上下打量，仔細辨認，我勉強鎮靜的讓他看了個够。

緊接着他便步步緊逼的問我：「姓甚，名誰，何處人民，幹那一行，從何處來，到那兒去？我明知道他是存心要問我的破綻，於是我便集中心智，務使對答如流。他所可問的全問過了，不得不快快的離去，祇是，他臨走的時候，猶再深深的看覷我一眼，彷彿他必得把我的五臟六腑全看個透。

他一走出我們的房間，我立刻便有如釋重負之感。內子以目示意，不敢開口，唯恐被人聽了去。那意思分明是在問：

「要不要緊啊？」

我唯有報她兩母女以滿不在乎的坦爽一笑。

然後，我便催她們早早就寢。

然而在這種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」，生死間不容髮的時刻，焉能「太上忘情」，「了無牽掛」的睡得着呢？我聽到內人也在輾轉反側，夜不能成寐，只差不會鬧出一點聲響。不知不覺的，竟然鐘敲十點了，房門上，又響起急迫的敲門之聲。

我先噓止了一聲，命內子和女兒繼續裝睡，不必答應。然後，我方始漫聲的問：

「哎呀，深更半夜，又有什麼事呀？」門外有人厲聲的回答：

「查房間！」

我用老大不耐煩的語氣答道：

「剛才不是查過了嗎？」

共產黨向來是欺軟怕硬的，我一凶，他們便自動退縮，婉言相商的道：

「請你開開門，我們還有幾句話要問。」

於是我故意嘟嘟囔囔，口出怨言，慢吞吞的披衣起床，爲了和共黨心理作戰，卻又猛一下子把房門打開。當時，一瞥之下，觸目所見，是一名三十多歲，身穿列寧裝的中年人。

那名穿列寧裝的中年共幹，張着銅鈴似的眼珠，大踏步走進我們的房間。這時候，我卻瞥見鄧茶房正站在房門外，——一臉莫可奈何的苦笑。——下期續完——

行 銀 市 北 臺

八八四五六三至一八四五六三：話電 號五路園公市北臺：址地

源 啓 羅：理經總 和 克 金：長事董

設建濟經助扶 蓄儲民市勵鼓 融金市本劑調
民市務服誠竭 庫市市本理代 業事產生展發

目 要 務 業

- | | | | |
|--|---|--|---|
| <p>庫公 部</p> <p>地 址：臺北市漢口街一段七十八號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<p>電 話：三三〇〇三二</p> | <p>蓄儲 部</p> <p>地 址：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七、九號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五一六〇八一</p> | <p>業務 部</p> <p>地 址：臺北市公園路五號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<p>電 話：三六五四八一</p> | <p>銀行業務</p> 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活期、定期儲蓄存款 二、放款、透支及貼現 三、國內匯兌 四、票據承兌 五、代理收付款 六、代收國稅市稅 七、其他政府委辦業務 八、公庫事務 <p>儲蓄業務</p> <o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 一、收受活期儲蓄存款 二、收受零存整付各種儲蓄存款 三、收受整存零付各種儲蓄存款 四、收受整存整付各種儲蓄存款 五、收受分期付息之定期儲蓄存款 六、買賣公債庫券及公司債 七、辦理以有價證券為擔保之放款 八、辦理生產公用交通事業及有確實收益之不動產抵押放款 九、購入他銀行承兌之票據 十、銀行法規定之其他儲蓄 |
|--|---|--|---|